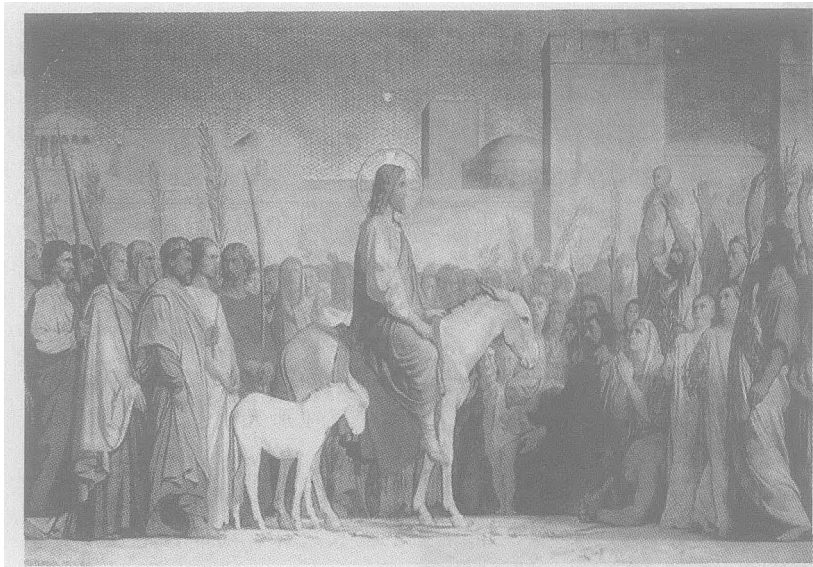


圣城耶路撒冷

海峰



每次回忆在耶路撒冷的时光，最先记起的总是这座城市的喧闹声。从清晨开始，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、清真寺塔尖上传来的阿訇召唤声、哭墙前犹太教徒的祈祷声……城市里充满了这样的声音，有时纷扰，有时和谐。晚间，听罢教堂里的赞美诗，漫步穿过集市，小店已准备打烊，于是“砰砰”的关店门的声音又不绝于耳。当虔诚的基督徒背负十字架，走过“悲哀之路”时，他们高唱着：“基督，记得我”，而歌声却时不时被商贩的叫卖声淹没……骚乱、警报、军用飞机的声震，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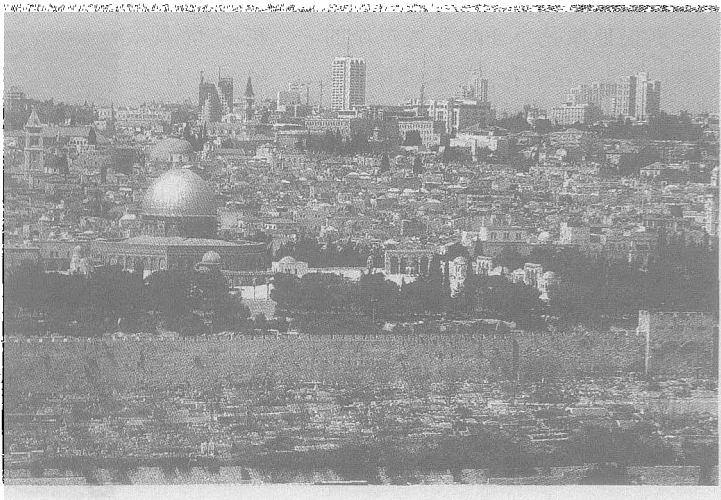
耶路撒冷，同时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定为自己的国都，拥有人口65万。公园、写字楼、百货大厦、大学、医院、露天咖啡吧、博物馆……城郊的居民点正向周围的沙漠蔓延，这些都与其他城市没有太大分别。而耶路撒冷的中心却有个充满魔力与悲剧的地方，这就是耶路撒冷旧城，是犹太教徒修建两座圣殿的地方，是耶稣受难又复活的地方，是先知穆罕默德“夜行登天”的地方。旧城不足1平方公里，四周围绕着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修建的高高的城墙。这里是耶路撒冷的核心，却被一分再分，成为永无休止的争端的焦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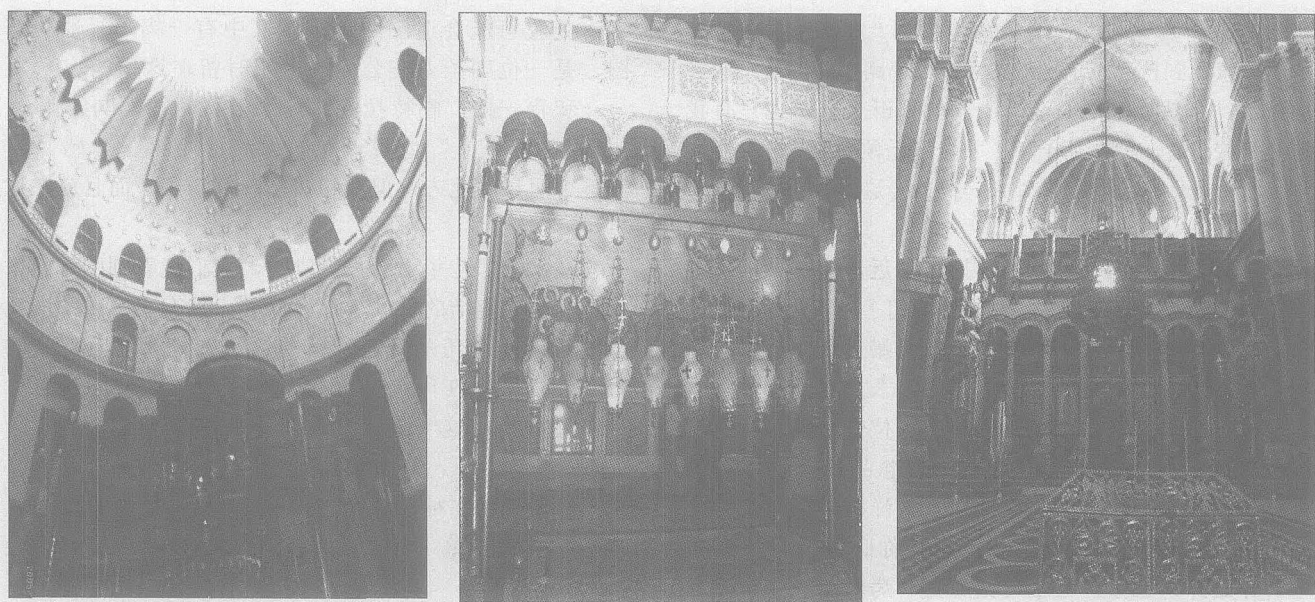
曾跟随犹太教徒前往哭墙，他们迈着轻快的步子穿过集市，父亲与儿子手牵着手，那种渴望的神情让我回想起童年跟随父亲去海滩的情景。已有

2000年历史的哭墙，位于圣殿山脚下，据说是当年被摧毁的犹太教圣殿的残迹。公元前957年，所罗门在圣殿山上修建起犹太教第一圣殿。公元前580年，圣殿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摧毁；而后来在原址上重修的第二圣殿也于公元70年被罗马人摧毁。犹太教徒们还在憧憬，或许有一天，他们会建起第三座圣殿。不过，了却这个心愿显然很难，因为如今坐落于圣殿山上的是金光闪闪的萨赫莱清真寺（又名圣石清真寺）。在一片灰色建筑之中，显得格外耀眼夺目。而在不远处，在哭墙的前面，犹太教徒们在祈祷、吟颂，他们如此专注忘我，甚至忽略了驻足观看的游人。

哭墙的左边有一条长1500英尺的地道，地道另一端连接着耶稣受难前走过的那条“悲哀之路”。一个能说会道导游带我穿过地道，一路讲个不停，而到了地道中途，他的语调却突然严肃起来。他解释说，从这里向内100英尺，30英尺之上的地方，就是曾经供奉着“约柜”的犹太教圣殿内殿遗址，那里是“犹太民族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”

导游的话使我想起几天前拜访过的杰胡达·哈特曼，一个出生于布达佩斯的犹太移民。“小时候，旧城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，”他告诉我，“去哭墙就象是去火星。”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将耶路撒冷拆成两半，西部属于以色列，东部地区则处于约旦的控制之中，哈特曼的童年





就是在这个碎裂的城市中度过的。“哭墙以及大部分圣迹都在东部，有时老人会指着旧城的方向，告诉我那两棵松柏的中间，就是哭墙的所在。而我从来也没奢望有一天能站在它的面前。”

1967年，统一耶路撒冷的战斗中，哈特曼所在的伞兵连是第一支抵达哭墙的以色列部队，那一时刻哈特曼永生难忘。然而，他并不经常回去，哭墙依然在他的生活之外，连年不断的巴以冲突，早已使当年胜利取得的边界线面目全非。在耶路撒冷，总能遇到象哈特曼一样的犹太人，过去他们时常到阿拉伯人的社区购物或散步，但现在却很少这么做了。他们依然热爱耶路撒冷，但不得不承认这城市同时属于别的民族。

圣城耶路撒冷

离开哭墙，通过军事检查点，我向着山上的圣石清真寺走去。这的确有些讽刺，尽管阿拉伯人无法占领耶路撒冷，但他们依然是这座圣山上的君王，因为穆斯林的圣殿就屹立在山顶上。

与哭墙不同的是，圣石清真寺在礼拜时间是不对游人开放的，因此，那神圣庄严的一刻只有靠游人自己去想象了。而这座建筑本身，就足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惊

叹了。外观宏伟灿烂，寺内更是富丽堂皇：美丽的波斯地毯、别致的马赛克拼花、大理石饰面、精致的雕花木器……让人往返流连。

圣石就躺在金色圆顶的下面，很难想象，还有什么地方会比此处更为神圣。这块长17.7米，宽13.5米，高出地面1.2米的岩石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物。据古老的犹太教记载，上帝为考验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，让

他在摩利亚山上，杀死自己的独子以撒献祭。忠诚的亚拉伯罕正要举刀杀子时，上帝派使者阻止了他，并命他以一只公羊代替。相传，当年亚拉伯罕就是将以撒捆绑在这块岩石上准备献祭的。

而在比犹太教晚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传说中，这块石头则被视为上帝用泥土捏成人类始祖亚当的地方。

这块石头对于伊斯兰教同样意义非凡，传说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第9年，也就是公元619年的一个晚上，忽闻大天使伽百利来召。先知跟随他乘坐一匹面如女子的飞马，急飞耶路撒冷，踏着一块巨石升入九重天，聆听真主安拉的祝福和启示，然后又于当天晚上飞回麦加。据说这块石头即是当年穆罕默德升入九重天时的踏脚石，至今石头上还留有先知当年踩下的脚印。



离开清真寺的下一站将是著名的“耶稣圣墓教堂”。忽然，意识到自己正走过一条大多数耶路撒冷人从不选择的路线：从哭墙到圣石清真寺、到耶稣圣墓，也只有我这样到旅游者，而非朝圣者，才能毫无顾忌地从一个圣地到另一个圣地，象一个局外人一样体会这个城市的美妙与讽刺。

在克西马尼园（耶稣被捕地）附近，有一处地下墓穴对游人开放，我进去时已经快要关门了，我问里面的神父此处安葬的是何人，神父吹熄一盏蜡烛，毫无生气地说：“圣母玛利亚——耶稣的母亲。”

而在另一个教堂附近，我碰到一位快活的游客，他向我展示了一个“时髦”的旅游纪念品：一个立体的耶稣受难像，很讽刺的是，他有一双洋娃娃似的会开合的眼睑，轻轻摇晃下，基督就会冲你眨眼睛！

穿过露天集市，当土耳其咖啡和烤鸡的气味，渐渐变成浓烈的熏香和玫瑰露的香味时，我知道圣墓就在前面了。

这是个一眼望去，毫不起眼的教堂，进到里面，继续令人失望，“人们来此寻找光明，但这里却阴暗狭小；”J·M·康纳在他的“圣地指南”中写到，“人们来此寻求宁静，但耳中却充塞着战争的圣歌。”

如今，圣墓为基督教六大教派所共有，耶稣就是在这里被钉上十字架上死去、而后埋葬于此，最终复活。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来此忏悔、礼拜，教堂里充满了嘈杂的人声。教徒们在“涂油礼石”前跪拜、亲吻，据说耶稣死后被放置在这块石头上清洗身体。他们将玫瑰露洒在石头上，然后再用海绵收集石上的“圣露”，将其挤进小瓶带回家。

“圣墓教堂常常遭到污蔑，”迈克·帕特拉神父对我说。他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本尼迪克教团，正带领学生在耶路撒冷学习。帕特拉陪我参观了教堂，指点着

每一处我可能会遗漏的地方，其中有一幅一只船的草图，是一位朝圣者在公元一世纪时留在这里的。

和我一样，帕特拉喜欢这个教堂的简陋与喧闹。

“‘暗淡’，”他说，“能唤起人类的罪恶感。这不是个明亮的地方，但我相信耶稣复活了，而且就在这里。”

在欧洲那些华丽的大教堂里，人们能看到的是艺术大师与衣冠整洁的教士，而在此处，只有平凡人的面孔与虔诚。每个角落都有祈祷的人，他们抚摸着、亲吻着、忏悔着，在闪闪的烛光前，满怀感激地面对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。

圣城耶路撒冷

终日沉浸在神圣之中，我有些厌倦了，赞美诗、祈祷、教堂、圣墓，让我感觉麻木。我决定逃往耶路撒冷新城。

新城是轻松而惬意的：人群熙攘的公园、紫藤爬满墙壁的老房子、乐声悠扬的博物馆与画廊、播着流行歌曲的卡布其诺咖啡吧。我在一家露天酒吧坐了下来，刺着纹身、带着脐环的女招待为我送来冰凉的啤酒。盖德·格兰其，一个犹太老人，坐在我的隔壁，跟我聊了起来。

“我讨厌现在的耶路撒冷。”他一开口就这么告诉我。盖德1936年移居到这里，作过卡车司机、教授助理，现在，80岁的他是个“回忆专家”。

“这里都快成那些疯狂难民的迪斯尼乐园了。”盖德抱怨的是那些势力渐长的正统犹太教徒的极端分子。“他们联合起来投票，逃避纳税和军役，骚扰放音乐的邻居、关闭戏院……甚至拒绝承认以色列。”

位于老城区附近的米儿沙瑞姆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教徒的社区，旅游手册上形容此处“或许是最不好客的旅游景点”。这一地区都是老房子，既没有粉刷也



没有植物装点，街道旁只有几棵孤伶伶的树，简朴得近乎原始。社区的指示牌上警告游人不要拍照。游人来这里感觉不像是游览，倒像是在偷窥人家的后院。似乎总有人都盯着你，看透你，让你无地自容。

“这个地方真让人难以捉摸，”一个在以色列呆了8年的美国人告诉我，“我现在还理不出头绪。”

“是么，”我问，“那你说说，你到了这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？”

“嗯——，面包圈”他回答。

“走出圣经，返回你的星球”这是耶路撒冷一家著名餐厅的广告词，不过，我没进去。在耶路撒冷不会没有吃的。有吃罗马大餐的高级餐厅，也有专为犹太教徒准备的墨西哥美味，热闹的露台集市上到处是风味小吃的飘香。

我选中了萨米餐厅，来了一大盘特色菜（烤肉，味道棒极了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一大盘！这里是中东的领地，他们称自己是东方人，先端上来的是东方开胃菜——芝麻酱、塔博勒色拉、茄子、鹰嘴豆沙、沙拉三明治、胡椒粉、葡萄叶和橄榄叶）还没看到主菜就能让你吃得半饱。

用餐后自然要找个消遣的地方，老店费克丝是个不错的酒吧，12条长凳、6张餐桌，时间仿佛又回到了1932年。伊兹撒克·伯格，在这里工作了至少20年，他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个真正的侍者，“现在，”他抱怨说，“服务员送来菜单时，嘴上还叼着牙签，将盘子扔在桌子上，就仿佛是在玩扑克牌。”

“我们没有改变任何东西，”伯格告诉我，“甚至窗帘都是30年前的。”

费克丝从不为任何人改变习惯，无论你来自纽约、还是巴黎，是名人，或是肯出双倍的价钱。“这个地方的原则是它必须喜欢你，”店主阿兹瑞利说，“如果它不喜欢你，你会感觉得到。”

享受过美味、博物馆、音乐会、卡布其诺和有趣的谈话，我慢慢走回老城。熙熙攘攘的人流穿过加法城门，修道士、教徒、劳动者、警察、士兵、学生、游人、乞丐……猛然发觉，耶路撒冷在我的印象中是如此的矛盾，富有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是；国际化，却被一再分割；烛光为朝圣者照亮；诱惑为旅游者而设；这些或许都是批评家要找的证据。无论如何，我想，再没有什么地方，会象耶路撒冷一样，能够令人陷入深思。

链接：

地理位置：

亚非交接处，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中部

城市概况：

现有的耶路撒冷，总面积108平方公里。而通常所称的“圣城”，即老城，位于东区，只占城市一小角，面积1平方公里。城内主要建筑是宗教寺庙，居民多为宗教职业者和经营圣品的小商人。

城市历史：

耶路撒冷距今大约有五千年的历史，其所在地最早叫“耶布斯”。相传大约5000年前，阿拉伯迦南人的一个名叫“耶布斯”的部落从阿拉伯半岛迁徙到这里定居，并以部落的名字命名此地。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犹太王国创始人大卫征服了这个地方，将它作为犹太王国的都城。

耶路撒冷长期以来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聚居的城市。为了制止三教的争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联合国大会决议规定耶路撒冷国际化，由联合国管理。1948到1949年，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西部，建立新市区。约旦守住东部的老城。在东、西占领区中间布设砖墙、铁丝网、地雷，隔绝来往。1967年，第三次中东战争打响，以色列夺取老城，全部占领耶路撒冷，拆除东西界墙，驱逐阿拉伯居民，并于1980年7月宣布耶路撒冷为其永久的首都。1988年11月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通过《独立宣言》，宣布耶路撒冷为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首都。

人口：65万

气候：夏季高温干燥，冬季湿润多雨，全年平均气温在13—26℃。

通用语言：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

货币：以色列谢克尔

最佳旅游季节：每年的4月至10月的旱季，可以避开连绵的阴雨天气。

